



卷四十四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 何謂分 君臣是也 何謂名 公侯卿

大夫士 紀綱是也 何謂分 君臣是也 何謂名 公侯卿大夫士

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 受制於一人 雖有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 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 三公率諸侯 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 貴以臨賤 賤以承貴 而君臣之分 猶

絕倫 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 受制於一人 雖有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 豈非以禮為

絕倫 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 受制於一人 雖有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 豈非以禮為

絕倫 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衆 受制於一人 雖有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 豈非以禮為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續治通鑑綱目

所光研京東體學化文力東
No. 534



資治通鑑綱目

研究部東亞學化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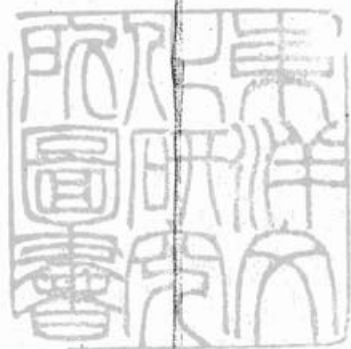
No. 331

331



馬所
洋
圖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起戊子唐玄宗天寶七載
盡戊戌唐肅宗乾元元年 凡十一年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

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驃騎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

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巡幸乃增

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

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

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

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
才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
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
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
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
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五月。

羣臣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以貴妃從兄

劉判度支事。劉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驕

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
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
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成禍。宇文融首唱其端。楊
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揚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
無聚斂之。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貴
哉是言。

傾天下。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

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

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

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改會昌縣曰昭應。或言玄

而改為號國。尤為豪蕩。降于華清宮之。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朝元閣。故也。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雲南王歸義死。子閣羅

八載。春二月。帝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

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羅變為輕貨。
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
紫衣金魚。上由是視。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

七十奉璋告李林甫罪一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

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五

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折衝府皆有木契銅

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壞

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

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

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成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

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

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

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

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

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見神人言金星洞有五

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銜求獲之符以符瑞相

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曰神堯太宗曰文

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真帝曰大聖皇

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

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

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

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

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

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

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哥舒翰帥兵

經甚矣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

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

其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
其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
田。以誦卒二千。戊應龍。羣臣請加尊號。凡十始
城。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禘祫于太清宫

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二月。以姚

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

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

祀。○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劍恩遇浸。

渾去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劍奏而逐之。以前翦其心。

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

始。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鄴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上代火。魏周

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

上乃命求殷周漢後。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為三恪。廢韓介鄴公。玄翼上

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

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范氏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乃為方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

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

奪矣。此所以安祿山入朝。若酒醉而阮之。動數千人。養成。大亂也。

函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

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

緡。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

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賜楊釗名國忠。劍以圖識。

有金刀。請改之也。南詔反。陷雲南郡。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劔南節度使。仲

通性福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

忿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

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

昌裔官。不聽朝謁。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命有司為安

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敷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

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祿山使之。使宮人以絲與

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

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

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衰慢

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高仙芝入朝。加開府

儀同三司

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搆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仙芝遂

破竭師虜其王又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索馳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勞面請留已制復留之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言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

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



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

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聞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

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

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

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商胡

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珣向潤容李

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

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

鬻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與踐奏莊

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

祿山以夏四月。劔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是重之。

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

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揚國忠

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

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

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劫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悉

從。父母妻子送之。
高仙芝擊大食敗績
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

國王子逃詣諸胡。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

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育遁別將段秀實。詰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棄衆。六仁

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

使。為己
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判官
安祿山
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驕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

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

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曷使早出。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劔南節度使。已與哥解并斬矣。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賁

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并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揚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鉉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月安祿山擊契丹

安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不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

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鉞權寵日盛領

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鉞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

寵不忍害也鉞弟戶部郎中錡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托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誥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錡所善邢綽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投鉞使捕之鉞意錡在綽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季鄰等捕綽綽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綽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錡不問使國忠諷鉞表請罪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錡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鉞賔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

欽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與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俚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帶。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

是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命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邪僻。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

秋八月。帝復幸左藏。
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冬十一月。李林甫卒。國忠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持已。有疾。憂薨。不知所為。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尊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

之亂。而上不之寤也。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

謂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故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以吉温為御史中丞。楊國忠薦之也。温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温輕馬出驛數十步。温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翰素與祿山信宿而達。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至是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自是為怨愈深。

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欲

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眾，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二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使阿布思說安祿山

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舍珠襖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

葬之。賜希烈國忠爵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

為三恪。故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秋八月。以哥舒

翰兼河西節度使。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

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

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

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

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

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冬十月。

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號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

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

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

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

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傷

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

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

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

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

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第。以中書

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皋陶

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

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

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

不若畜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揚國忠言祿山

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

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加安祿山左僕射。上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垆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皆選禁廷。廷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垆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狗。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發其

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而可乎哉。以安

祿山為閑廐羣牧使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上亦加尊

字以楊國忠為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祿安

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

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垣兄弟告之也。上怒。均

官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中則具。今明皇享國

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明皇昏蔽

其德乃蝕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

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

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咸無傳焉。故自

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

日食不盡如鉤。為寵揚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

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

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

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已。知太

反。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閩羅鳳誘

之深八。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餓死什

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更以

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者。范氏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

胡氏曰。以數言之。日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今明皇昏蔽

今明皇享國

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揚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温代之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御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冬閏十一月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韋陟為桂嶺尉吉温為澧陽長史韋陟文雅

有盛名揚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温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温訟

寬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戶部奏郡縣戶口

之數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

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威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

瘥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戶口雖多而身自毀之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

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
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
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它
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
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翹分領范陽
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
遣中使輔瑒瑒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祿山
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
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哥舒

翰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

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

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
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
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匹每
匹執韉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
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
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瑒琳受賂事
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
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嘗詣京師
尋遣還亦無表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之必反而不
為之備可謂迷而不悟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為之備亦
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
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深雪其
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
河北微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
奪以至於此可不懼哉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
戒哉可不懼哉

月帝如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

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

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

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

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

守大同大閱誓眾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

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

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

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

為守禦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領陳留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

軍屯陝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

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官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昌及陳留殺張介然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緝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

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

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

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祿山陷

守陳留。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祿山陷

榮陽。殺其太守崔無訛。○封常清與賊戰于武

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

弈。死之。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

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弈

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愷收

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大

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弈懷慎之子。高仙芝退保潼關。

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高仙芝退保潼關。

河南多陷。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

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

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

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

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遣。故

朝廷得為之。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祿山以

備兵亦稍集。為睢陽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

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

皆倚吳王為名。祗。禕之弟也。單父尉賈贛帥吏民擊斬

通。賁。有眾二千。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潁王璩為劔南節度

使二王皆不出閣以江陵蜀制太子監國上議親征

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

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

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揚國忠大

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

姊妹併命在且暮矣使說貴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

妃衛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

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

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

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

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

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

使其黨段子光齋李燈廬奔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

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

制太子監國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今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有恩命。仙芝遽下。今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狂。其聲震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弁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聞。

志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祿山

善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遜。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受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

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

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
 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
 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
 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
 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勣。容知之。以告祿山。祿
 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
 欲攻潼關。至新安。吐蕃贊普乞梨蘇死。子娑立

十五載

肅宗皇帝

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

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李隨為河南

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

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昇明

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
 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
 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
 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
 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
 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
 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
 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
 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
 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
 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
 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
 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
 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梟之。二人比死。罵不絕
 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
 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

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
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胡氏
曰。果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領。真可不
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
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
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奔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
施矣。又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
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備
也。夫天之於人。安能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
寸銖兩而報之哉。要之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
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
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
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子儀罷
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并
州。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

兵萬人。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
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送與

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
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

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
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倖遇大
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
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
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
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
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
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
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
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

潛行。過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

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

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

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

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以奪。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以李

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

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

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

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

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

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後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

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崑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崑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以賀

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釋交等微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胡氏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果卿送停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果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前。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果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犄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夏四月。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

趙郡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於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潭城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軍。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攻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以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瑒。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以

來。人謂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客奴董秦。王甚。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顏

瑱為潁川太守。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所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

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號王巨

為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垆薦號。王巨有出藍田。賊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

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及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濬

濬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

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

驍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及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濬濬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

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

驍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及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濬濬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

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

驍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及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濬濬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

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

驍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及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濬濬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

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
 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
 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
 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
 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
 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六月。

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

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
 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
 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
 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
 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召乾
 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
 千。皆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
 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
 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
 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
 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
 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
 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
 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恩
 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
 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
 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
 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
 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
 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
 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
 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



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
 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
 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
 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
 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
 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
 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
 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恩
 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
 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
 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
 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
 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
 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
 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羶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
 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
 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
 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
 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問翰
 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
 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
 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
 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
 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
 也。夫小人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
 於家。則為之。自以為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
 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
 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帝
 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小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帝
 山奔蜀。哥舒翰麾下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

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
 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少命龍
 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
 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
 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
 氏曰：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
 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
 諭衆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
 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
 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上過
 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
 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官人
 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
 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
 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
 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

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之
 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
 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
 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其可恃乎？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
 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
 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
 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
 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
 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
 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次于馬嵬。楊國

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

伏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人，
 人盡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
 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問
 謹，謹出，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
 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
 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
 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
 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
 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
 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
 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實驛庭。召
 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
 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發馬嵬，留
 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太子東討賊

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

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俊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儼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論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論太子曰：汝勉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欲傳位太子，太子不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

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俊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

以

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

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賊將孫

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犯

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

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

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克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蜀太子北行亦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

無追逼之患臣襲范陽不克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

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

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

對曰張均張垼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

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道邇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

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垼代之垼拜謝既而不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

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

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莽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

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

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
 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
 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
 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
 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
 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
 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
 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
 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
 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
 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
 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
 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
 父子君臣之義宣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
 未之爾高祖睿玄之過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

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
 歟○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
 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
 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
 勉朝廷始尊張良嫌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
 婦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婦曰倉猝
 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
 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以是益
 之憐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

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璣盛王
 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

出閭惟璣赴江陵先是四方開潼關失守上皇至巴
 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賊兵寇

扶風薛景仙擊破之○安祿山遣高嵩使河隴

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孫山遣其將高嵩以教書繪

李泌至靈武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

之奏徒薪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

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

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

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

於帝歟總州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

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河西安西皆遣兵

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河西安西皆遣兵

詣行在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

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

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

耳嗣業大慙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

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

而遣改扶風為鳳翔郡○上皇至成都從官六

千三百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潮攻

人而已潮攻

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

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

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

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

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天盡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

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繼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管。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眾。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城而已乎。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侑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侑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勳。劉武。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將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以顏真卿**

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

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

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

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救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善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上皇以第五琦

為江淮租庸使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

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之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史思明陷九門○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

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史思明陷藁城○祿山取

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醮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

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眾樂梨園弟子往往戲歎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齋之心卒致鑿輿播越生民

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九月。史思明陷

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

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王俊。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

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

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後聞之。謝泌曰。此固俊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目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同羅

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

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

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至是說

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

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既

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遣使徵兵回紇上雖用朔

粟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燉煌

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

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

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侯西北兵將至進幸

賞使從安西兵入援帝如彭原李泌勸上且幸彭原

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贖軍上從之至彭原

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

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



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

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

永此其寶用至自成都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

北與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

許實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璽別殿

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

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上以見素

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

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

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

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

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

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陸

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皇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

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

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離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必以為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踞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初

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冬十月朔日食。

既。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受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必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琦請以江淮租庸而

上至洋川。今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

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
行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
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
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
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
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
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
於諸道。分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
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疎之。瑄請自將兵復
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
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
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陳濤斜。瑄效古法
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
散。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
言。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范氏曰。房瑄有高志。虛名
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

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
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
宗任瑄如此。夫安得不敗乎。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

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魚李驛皆死。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

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
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烏承恩
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詔命。不從常山諸將之請。
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
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
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
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若用仙
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饒
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
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

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與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去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

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

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謀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

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瑒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赦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

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牒璘詰之璘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郡季廣琛襲廣陵破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瑒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

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潁山遣兵攻陷潁川城中兵少

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赦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張巡移軍寧陵。

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孤潮。李庭望攻雍丘。數

以絕其糧。據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曾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兵。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吐蕃陷威戎等軍。凡陷軍七城三。

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

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起兵以

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閻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必出以善。廣平王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闇書計。上委

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帝如保定。

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乃幸

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眾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

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

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

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兵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

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

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為安東都護王。二月，

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

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



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因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江南。採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江南採

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成式與河北招

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鈇遣兵擒殺之。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怨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

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尹子奇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

兵少。突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

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

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劍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

奇乃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

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

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

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

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

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資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

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

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

所由也。

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炁奔襄陽。初。賊將武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炁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炁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月。不克而還。特賊欲南侵江漢。賴炁扼其衝。要南夏。

得全。賤郭子儀為左僕射。子儀請開請自。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敕免死。自劾。將軍王去榮以其善用礮。赦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眾。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獨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王去榮有罪。敕免死。自劾。將軍王去榮以其善用礮。赦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眾。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獨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邪。上竟捨之。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陽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

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聞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鑊大鑊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上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濠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



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恩矣巡遠危逼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成聽命可也遲疑巽懦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慶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取人羣之遠矣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賊將蔡希德

通鑑綱目四

四

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

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
出欲擒之會敵至退還橋壞墜壘中反為希德所擒仰
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
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倣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
攻長安謂郭子

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
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
翔廣平王倣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
鳳翔倣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倣為兄至長安
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
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
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
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

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
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
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
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
級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
於廣平王倣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
守忠李歸仁等倣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
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旦也倣固止之遲明謀至守
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
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
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
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
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
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
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

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遣使請上皇還京。

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遣使請上皇還京。

師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瑞奏上皇。命左僕

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

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

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

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

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

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

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

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

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

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按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言。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

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

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不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旣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答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

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其後成都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矣。烏乎。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郭子儀克華陰弘農。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獻俘百餘人。殺皆斬之。李勉言於上曰。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關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駭之

使從賊也。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眾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弁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

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譙郡太守間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張通儒等殺之。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顏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比。彼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

死於僞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李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患者也。李泌歸衡山。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

河陽及河內。○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胡氏曰。嚴

莊既同祿山叛。君人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

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帝入

西京。上皇發蜀郡。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

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齎者。皆脫巾

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

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慶

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慶緒

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

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

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

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勸

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

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

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

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

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傲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

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

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

士庶受賊官祿者。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葉護自東

令三司條件聞奏。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葉護自東

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

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朝。享於長樂殿。彭原

更以粟為九廟主。至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

是朝。享於長樂殿。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

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胡氏曰。父子天

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慮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慮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慮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慮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慮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

矣。肅宗之迎之也。當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邪。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范氏曰。肅宗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至是而屑屑然爲未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臨危則取大利。救天下。鳳樓救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

救天下

鳳樓救

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峴獨得美譽。徒

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

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

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蠲來載租。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蠲來載租。

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上上皇尊號○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

部來降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

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

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逼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

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禪

將烏承玼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

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

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

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

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

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

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

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皆國從偽律皆應處死李

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

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

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
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
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
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垠死何面
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垠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
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
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
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司馬公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
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
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

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之厚。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國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君之恩。專歸說增。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置左右神武軍。置神武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故

妃韋氏卒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

尊號○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

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

今載租庸復以歲為年

三月徙楚王倣為成王○立淑妃張

氏為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

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

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

為不切事。機罷。立成王倣為皇太子。更名豫。張后

為荊州防禦使

張后與

王伋纒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上頗好鬼神與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贈顏杲卿

太子太保諡曰忠節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為

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

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

諸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更妻

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

履謙衣衾加贈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六月

立太一壇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

有巫盛年美色從無願少年數十為蠱尤甚刺史左震

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

租遣中使還京初行新曆山人韓頴貶房瑄為幽

州刺史瑄既失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史思明反

殺范陽副使烏承恩李光弼以史思明所說信陰

使圖之又勸上以奉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

慶鐵券令共圖恩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

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

京師上使內侍李恩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

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

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因思殺表言之。上遣中使慰
諭。思明日曰：此非朝廷與先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
善。思明表求誅先弼。今朕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
為臣誅先弼。臣當自引兵誅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
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
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
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
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為不信。
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
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
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
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亦
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
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
臣。欲以服姦雄。秋七月。初鑄大錢。鑄當十大錢。文曰
之心。豈不服姦雄哉。

中丞第五
琦之諫也
用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瑤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
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
涕而還。瑤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親視。坐帳中。引瑤等
立帳外。瑤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
禮。何得不拜。瑤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所生。文妻
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
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遣騎三千助
討安慶緒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

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

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初至鄴也

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炆與平李魚。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上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鳳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相推奉。九節度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

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

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是

廣琛。光遠。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今日。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泣讓之。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

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峯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

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驍將眾所持也。既死。眾無鬪志。光遠脫身走

還汴州。思明陷魏。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平

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

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

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

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

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

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

均。何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

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

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

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

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

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

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

哉遠

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

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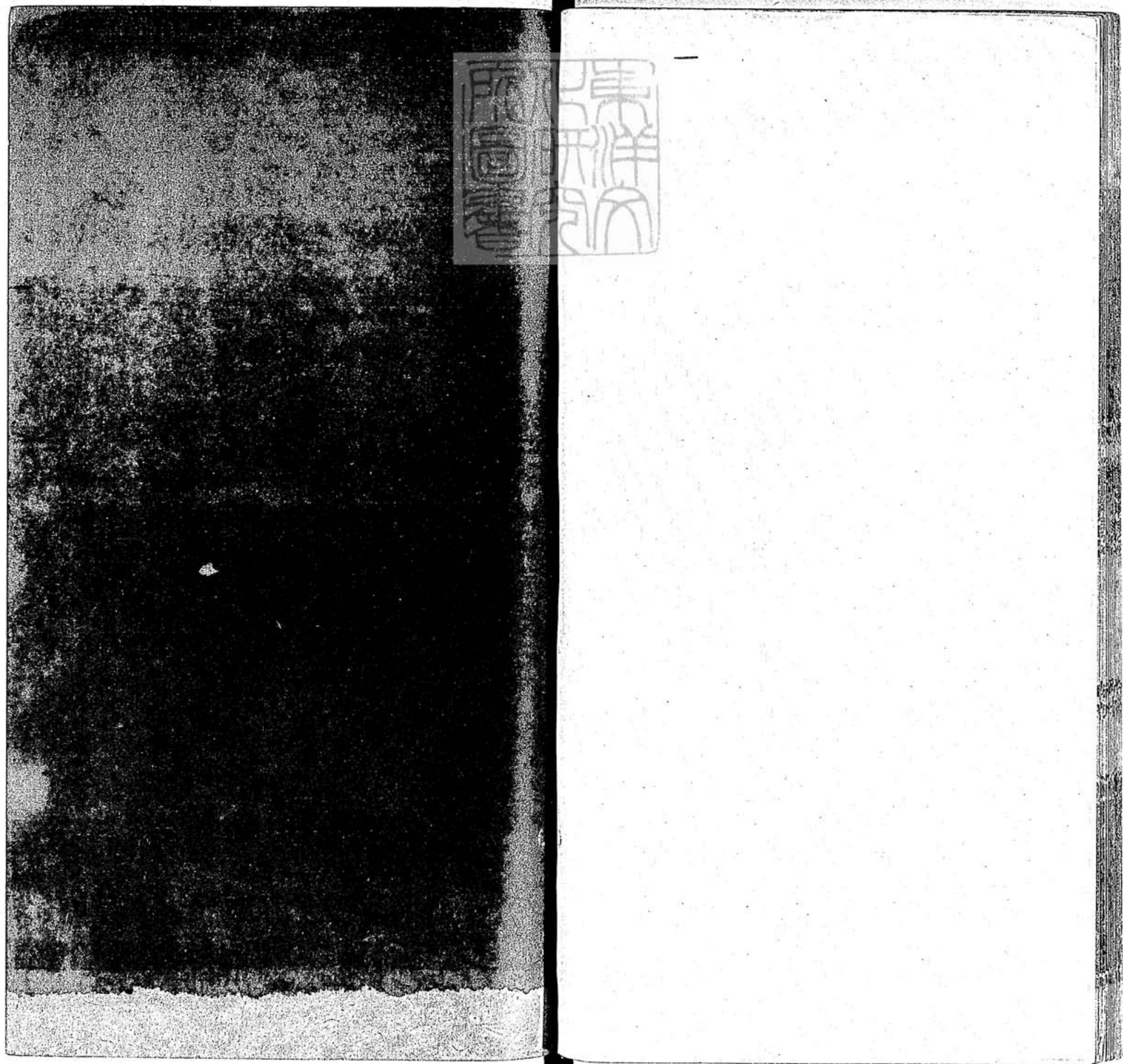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三

六





所
記
書
目